

藏

书丝路

——丝绸之路上的图书馆文化发展

王丽凤

著



“藏”书丝路

——丝绸之路上的图书馆文化发展

王丽凤 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书丝路：丝绸之路上的图书馆文化发展 / 王丽凤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55-0940-0

I. ①藏… II. ①王… III. ①丝绸之路—图书馆文化—研究 IV. ①G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8874号

“藏”书丝路——丝绸之路上的图书馆文化发展

CANGSHU SILU——SICHOUZHILU SHANG DE TUSHUGUAN WENHUA FAZHAN

作 者	王丽凤
责任编辑	蔺 洁
责任校对	蔺 洁
版式设计	默 宇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205千
印 张	15.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940-0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自序

四条壮美的丝绸之路就像一根根血脉，连接着中华大地，也缩短了我国各民族间的距离，促进了我们伟大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繁荣。在丝绸之路地区，中华文明蓬勃发展，中华文明随着丝绸、茶叶等商品传入了西方世界，从此东西方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图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无声语言，将知识、能量、精神等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文明的积淀、碰撞与融合在一本本书中有了“白纸黑字”的有力证据。作为一个图书馆人，我深爱着我的职业，也深爱着图书。图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位无所不知的长者，从他那里，我得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从他那里，我清楚地看到历史长河在我眼前流过；从他那里，我摸索着人生的道路并得到指引。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从古到今，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地区，图书与图书馆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图书馆文化又对丝绸之路地区更迭的政权和人民的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这期间，随着高屋建瓴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更加坚定了我对丝绸之路上图书馆文化研究的决心，也使我对这些方面的兴

趣更加浓厚。所以，带着这样的思绪，结合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学习成果，在不断查阅资料、不断探讨和学习后，带着对中华文化满满的热忱，我决定通过图书这种形式和喜爱中国文化、对丝绸之路上的图书馆文化发展感兴趣的读者朋友们一起探讨丝绸之路上图书馆文化的变迁。

目前，研究丝绸之路上图书馆整体发展的课题还不多，很多已有资料都失去了时效性，这使得笔者在写作的准备阶段花了大力气，也消耗了大量的时间，有时为了思考怎么把一个小标题下的内容更通俗易懂地讲述给读者，会耗费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幸运的是，我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人言：十年磨一剑。我虽未用十年，但是这部作品里倾注着我全部的心血。

本书所写内容时间跨度非常大，从夏商时起，直至今日，描述了古今丝绸之路上图书馆事业的兴衰。由于篇幅所限，我没有对每一个时期完全展开，只为了让人们了解丝绸之路上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和图书馆事业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带来了什么，也为激起更多的人对丝绸之路和图书馆文化研究的兴趣。同时，希望本书可以为丝绸之路地区图书馆文化发展的研究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本人深知自己才疏学浅，虽然在竭尽全力完成本书，但书中定有不妥之处，还请读者宽谅、斧正。

作者

2017年9月

于呼和浩特市



目 录

第一章 中外知名图书馆概述

第一节	世界知名图书馆	3
第二节	中国知名图书馆	18
第三节	中国图书馆与世界知名图书馆之间的差距	30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史

第一节	古代丝绸之路上藏书楼的形成与发展	39
第二节	近现代丝绸之路上的藏书事业的变迁	85



目 录

第三章 大数据时代下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传统图书馆背景下教育事业的特点与劣势	99
第二节	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推进图书馆事业变革	117
第三节	智慧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	137
第四节	智慧图书馆为新时期教育事业带来的变革	161
第五节	未来图书馆的几大猜想	171

第四章 丝绸之路区域内的中国图书馆建设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丝绸之路区域内的图书馆建设	189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丝绸之路区域内的图书馆事业	203
第三节	“一带一路”区域内图书馆事业的新腾飞	221

第一章

中外知名图书馆概述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第一节 世界知名图书馆

如果说图书是人类智慧物化的最高体现，那么图书馆就是人类的精神宝库。从古至今，信息技术的传播离不开文字及其载体，文字的产生使信息可以通过载体传播，早期的文字（象形文字）是写在如兽骨、竹片、泥板等各种材料上的，而这些制作完成的文献发展到一定数量时，必须被储存和保护起来，图书馆便应运而生了。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现在的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科学、文化、教育的机构。

公元前3000年以前，西南亚的“新月沃土”上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了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古巴比伦王朝，这里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据考古发现，在古巴比伦王国的一处

寺庙遗址附近，发现了大批被堆积在一起的泥板文献。最早的泥板文献是用来记录商贸交易和政府法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关于诗歌、科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文字，所以泥板也开始成为记录这些文学和科学知识的载体，其中最早的神话故事就出现在这些泥板上，所以说泥板文献是最早的书籍。而那处寺庙也被认定为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图书馆。

考古学家也在如埃布拉、帕加马等传说中的古城遗址中上发现了许多古代图书馆，这也为证明这些曾经流传在神话和诗歌中的辉煌文明确实存在过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曾经的埃布拉古城只存在于虚无缥缈的传说中，但随着两万多块刻有楔行文字的泥板文献在考古工作者的帮助下重见天日，埃布拉古城曾经的繁荣和壮丽再次呈现在人类的面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些泥板文献被发现时整齐地摆放在嵌入墙内的书架上，这也证明了埃布拉图书馆的存在。也正是有了这些图书馆的保护，古代文明才在一次次的战争和天灾中得以保存和传承。

亚历山大图书馆

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由曾经那个征服了大部分已知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部将——托勒密一世创建，并以“收集全世界的书”为己任，这座图书馆也通过抄写古代典籍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藏书量。为实现“世界知识总汇”的梦想，后来托勒密王朝的历代国王甚至都采取过一些非常手段：下令搜查每一艘进入亚历山大港的船只，只要发现图书，不论国籍，马上归入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也为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地中海地区传播文明近700年，即使是罗马帝国横行欧洲和北非的时代，亚历山大图书馆依旧屹立不倒，仍然是西方世界的知识圣殿，这也成就了其“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伟大的图书馆”的称号。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史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是一所集图书收集、科学研究、博物馆、翻译中心、印刷与出版为一体的综合性皇家图书馆。曾拥有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并首次在图书馆复制和翻译成拉丁文字；藏有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

里得的许多真迹原件；对医学也有贡献的古希腊哲学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学者阿基米德等均有著作或手迹留于此。这也是为什么说亚历山大图书馆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繁荣有相当大贡献的原因之一。

其首任馆长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法拉雷乌斯。另外，由于四方学者纷纷云集此地，古希腊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埃拉托色尼，古希腊文献学家阿里斯塔克等不少历史名人也都曾出任过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而诸如哲学家埃奈西德穆，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等睿智圣贤也均在此或讲学，或求学，这也使亚历山大图书馆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的美名。

公元前250年左右，由于搜罗的图书太多，而图书又都是用纸草纸（又称莎草纸）或羊皮纸书写，体积太大，原图书馆很快就难以容纳了，于是托勒密二世在萨拉贝姆神庙中建成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子馆”。据推测，两馆当时共藏书70余万卷，结合当时的印刷和出版技术，这个数字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使亚历山大城成为当时世界艺术与科学的中心，也间接地说明当时亚历山大图书馆对希腊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着巨大的贡献。

亚历山大图书馆为方便读者查阅，专门编写了120大卷的分类书目，其中书名、作者名、作者生平等信息一应俱全，堪称最早出现的图书馆检索信息，为后世图书馆书目信息的检索工作起到

了启示作用。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没有逃过被毁灭的命运。据传在公元前48年，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部分建筑和藏书毁于罗马恺撒大帝无意间的一把大火，之后的几百年中，残存部分也毁于战争和当地基督教的反异端暴乱。到了公元4世纪，其“子馆”也因一场大火被摧毁，不论是图书馆建筑还是藏书都只留在了传说中。至此，存在了近800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彻底消失了。

1995年，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埃及政府的共同努力，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这颗地中海边的璀璨文化明珠重获新生！2002年，建成后的新亚历山大图书馆，矗立在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亚历山大城古老的东港，这也是埃及复兴古城的关键举措。目前，图书馆已征集了大量珍贵图书、典籍、手稿、书画、摄影作品、世界各国古币等，拥有国际互联网、卫星式信息查询，并拥有数字化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编目、管理、检索等多种先进手段。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重建中捐赠了《中国通史》《二十四史》等极具收藏价值的作品500余套，这也是现代文明中东西方文化的一次直接交流。

新亚历山大图书馆设有图书馆、天文馆和会议中心，它创建了其特有的机构，如：信息研究的国际学校、文献及研究中心、科学博物馆、书法研究所、手稿博物馆、善本和文献保护中心等。其他的科学研究所可以通过总统令来增加并创建，这进一步提升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地位，总统可以通过法令来准确地给这

些研究机构定位，这也使亚历山大图书馆在新时代中不仅作为藏书性质的图书馆存在，也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文化研究当中去，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方向。亚历山大图书馆还专门建立了信息技术部，由馆长直接领导，这反映出数字技术对现代图书馆的影响力以及图书馆对数字技术的重视，这与亚历山大图书馆发展成为引领数字时代的研究机构的目标是一致的。图书馆还容纳了一些国际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阿拉伯民族委员会等。

目前，新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在新的时代扮演着新的角色。它既是埃及的世界之窗，也是世界的埃及之窗。亚历山大图书馆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其他优势资源，快速成为引领数字时代的研究机构及大型国际文化学习和对话的活力中心。

不列颠图书馆

不列颠图书馆又名大英图书馆或英国国家图书馆，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753年成立的大英博物院图书馆。1753年6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正式通过建立不列颠博物馆的《大英博物馆法》，并于当日获得英国国王的批准，并在大英博物馆中开设了大英图书馆，这便是 不列颠图书馆的雏形。

1972年，英国议会通过的《英国图书馆法》规定，第二年7月，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各部门、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科学技术外借图书馆、科学参考图书馆、科技情报局和英国国家书目局合并成立英国国家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主要为学生服务，1930年，由学生中央图书馆与中央图书馆合并而成，遂名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科学技术外借图书馆于1962年开始对外开展业务；科学参考图书馆成立于1855年，其主体是专利局图书馆；科技情报局原隶属于英国教育部，成立于1965年，是不列颠图书馆中最年轻的组成单位；英国国家书目局成立于1949年，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协会是其创办者和合伙人，于成立的次年开始出版英国国家书目。分别在1982年和1983年，印度事务处图书馆与英国皇家文书局、国立有声资料馆先后并入了不列颠图书馆，使得不列颠图书馆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不列颠图书馆虽然仅有200余年的历史，但其藏品可以上溯到3000年前，并且其藏品来自世界各地，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之一。其馆藏不只有图书，还有其他藏品，包括手抄本、期刊、报纸、剧本、专利、数据库、地图、邮票、图画、乐谱、录影、录音等在内的印刷品和数码资料。

虽然不列颠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成立于1753年，但根据记载，其缴送本历史是从1666年开始的。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统一后，1709年的《版权法案》首次将不列颠视为一个整体，该法案要求每本出版物必须向文书厅呈缴9

册，分配给皇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律师学院图书馆。伴随着圣潘克拉斯新馆的落成使用，原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圆形阅览室已经成为过去。根据图书馆的政策，主要的参考用书收藏在圣潘克拉斯新馆；流通用的藏书设在该馆最大的服务机构波士顿斯帕的文献提供中心；此外还有设在伦敦北郊的报纸图书馆。

不列颠图书馆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型图书馆，现有1.5亿万件的馆藏，其中包括2500万册藏书和音乐录音、专利、数据库等，读者可以通过互联网阅读数码藏书。该馆以收藏英国文学、古版书、珍本书为特色。图书分两大部分排放：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一部分；科学、技术以及工业为另一部分。其中人文及社会科学部的藏书包括东方以及印度室的藏品。

不列颠图书馆与中国的渊源也极为深厚，馆中收藏着许多中国的图书典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探险者斯坦因盗取的莫高窟藏经洞中的经卷和绘画等艺术品。20世纪伊始，莫高窟道士王圆篆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5万多卷古代文书重见天日，几年后，斯坦因沿着丝绸之路第一次来到了藏经洞的所在地——敦煌。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子便换去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盗取经洞手卷写本9000余件、绘画500多幅。回到英国后，斯坦因从敦煌发现无数“宝藏”的消息流传开来，莫高窟藏经洞中的珍宝引得英、法、俄、日探险家接踵而来，“宝藏”也因此流落于世界各个角落。而清政府直到1909年才令敦煌的地方官收集石窟中